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廣西通志卷一百十八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洋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田琦紳

廣西通志卷一百十八

藝文

國朝

書

上簡親王書　　熊飛渭

康熙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敬奉王諭到職敬此

敬遵查職縣並無阻截河路之事其嚴禁私販則

奉上通行非職所敢專也職自分卑賤凡地方事宜不敢越分聞於殿下茲敬奉王諭敢畧陳之竊惟千古救荒之法惟常平倉最善者以穀賤時則貴糴穀貴時則賤糶所以殺其甚貴甚賤之勢而不至於傷農傷末之患也若賤時而多糴貴時而多糶是助之長而農末交病矣今日之勢兵多不得不多糴而又有乘貴勢以邀厚利者此其所以益貴而不可遏也融山僻小邑累年米價頗賤今

春夏石五六錢秋間倍增今則再倍矣推原其故

歲荒多用米編銀既改徵米而一小邑之採買至

萬有餘兩自舊年十二月傅將軍出師古坭全營

食融邑之米至今春三月又自秋七月至九月加

撫標左營與永寧營之兵凡七八千之衆前後六

七月之久皆仰給於融未嘗有他邑顆粒之協濟

也自進師羅城則融邑協濟羅城又解濟慶遠中

間解運柳府米穀所不待言縱在産米地方亦屬

有盡而況嵩爾山縣又值年饑安得不騰踴數倍

職前月廿八日親身押發慶遠糧船至武陽江單

騎由永樂墟回縣目擊墟價米石一兩四錢有零

獲私販客人馬伏隆現米七石每石止給價銀一

兩蓋此輩素在地方興販每墟擡價販盡窮民無

所得食且所販之米至府城未必即賣也有居積

湧價者職奉發採買銀兩尚有數千兩未發即已

發者尚有數千石未收以軍糈如此其急而令奸

商乘貴勢以邀厚利奪小民之食悞軍國之需是利未而傷農乃大不便也方今融民大半尚在巖峒無衣無食無居八口嗷嗷無以存活職屢經宣布殿下愛民之德意勉以大義示以至公僅能勉應目前不知將來何底若有謂融邑米多而知縣過糴者殿下但嚴查密訪職無所逃罪也職雖至愚不肖然叨與曲江之宴身受

聖朝之恩方恨不能捐糜頂踵以報稱於萬一而敢借

採買為名以營私病民欺上罔下罪則不赦緣敬

奉王諭不得不據事直陳惟垂意裁察焉謹啟

擬代道府與安南國王書　　高熊徵

竊惟荒服者貢舊制原有定期要君者誅聖經毫

無寛假按王之國自秦迄漢迄唐皆為郡縣當女

子徵側之反旋即蒙誅銅柱猶在若姜公輔之賢

入為宰相史冊炳然五代時中國多故丁部領自

稱為王宋初其子丁璉入貢太祖就封之此交阯

為王之始也㺯後為大校黎桓所簒宋太宗嘗發兵問罪祇因西北有事以致黎桓逋誅後桓亦遣使貢方物謝罪真宗即位始封為王傳僅三世大校李公藴復簒之中國以蠻夷不足責因其奉貢遂用桓故事授之為王傳十一世子絶婿承陳日煚乃有其國元初日煚子光昺奉貢世祖封之其後用兵雖中國未嘗得志而陳日烜亦遁走不能堪矣明洪武初日烜子日煃進貢援例得封後因

黎季犛弑主自立永樂初陳天平走愬京師遣送
歸國季犛誘殺之中國發兵討罪季犛伏誅交阯
悉為郡縣如漢唐時將二十年中間簡定陳季擴
之反英國公張輔三定安南嫓美伏波赫赫在人
耳目苟非中官貪墨將帥寡謀誤聽講和戰守失
策今日之交阯猶中國之郡縣也王安得撫有之
乎且王之祖黎利實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耳
以交民不勝誅求因而首事倖獲成功更值宣德

厭兵遂棄安南利隨入貢正統元年王祖麟遣臣
貢賀始得封王由此觀之交阯豈王之故國哉正
德十一年王祖晭虐政暴征國人怨之社堂燒香
官陳暠作亂莫登庸攻殺陳暠因以自立王國不
入貢者二十年王祖黎寧越在草莽遣使間道入
告中國興師致討登庸面縛道左故降安南為都
統使司授登庸孫福海為使是莫氏之在安南非
一日矣

本朝定鼎順治十七年莫元清率先歸順僅授都統
康熙二年王祖黎維禧入貢即封為王
朝廷之待王祖與莫元清輕重厚薄原有等差康熙
六年維禧不請
朝命擅自興兵奪莫元清土地莫元清奔歸
朝廷雲南兩廣藩王將軍督撫提鎮咸謂王國擅兵
宜加征討
皇上如天之度不忍加兵

特遣院臣李仙根部臣楊兆傑諭王還其土地人民王
國獲安事猶在耳吳三桂之亂王復驅逐元清俾
其竄身泗城
王師會勦雲南賴將軍由粤西進元清與泗城土官
躬先鄉導不為無功茀以曾受偽命奪其原封其
子莫敬光家屬三百餘口
令王安插得所敬光繼死敬㫥尚在宜加撫恤已奉
俞旨令據王稱二王三王四王之説是王安插未嘗得

所也二十八年禮部咨問遵

旨安揷敬謹事是

皇上未嘗許王之盡誅滅其族屬也而王必欲使莫氏無噍類極之於其所往何其量之不廣耶況莫黨通結人名欵行刼事迹本撫院代王題達已將泗

城土官歸順土官革職

國家之於王國恩至渥矣今兩貢之期既届本道府奉文於冬月已抵思明府原為接貢非為奏事也

而王不即遣貢過河照常行事以昭恭順而乃藉言泗城田州容住莫黨廣南蒙自侵占𡶶村假入貢之名為求地之實令人駭異誠不知王是何心也王以為

朝廷果利王之貢物乎兩貢並進王自計為數幾何真不過太倉之一粟耳然貢物不至則有不臣之罪令王乃藉貢以求地是有要君之心其為罪又可勝誅哉本道府守土邊疆與王國為鄰誠不忍

王蒙要君之罪故特以書聞王其恪共臣節忠敬為心速將所貢方物照例入關以便查驗免致後期至其奏事本章宜俟督撫示下另為申進苟必以貢物為奏事張本是以防求後非道府之所敢知惟王審察而速行之以彰恭順之節毋自干無上之誅可也貢期已逾立竢回音不戩

答齊總兵書　　金鉷

接教暨文武各禀初十進攻情形雖未勦滅賊巢

而我兵軍威稍振矣前以標弁回省面禀鄧横情形按圖籌畫為攻圍二策或可少補千慮之一兹者鄧横東西南三面俱築圍牆此誠令其糧盡自斃之計但聞日落緊閉營門天明信炮方開夜間任賊狡猾來往此大不可按賊寨北面臨河賊若無糧必於此間渡河搬運寨中之糧未盡寨外之糧復來賊何由斃雖圍無益若云唇齒相依歸罪於别村别寨之私賣獨不思重兵壓臨其地尚敢

無忌肆行則別村別寨有不畏之如虎唯命是從者乎此未可專咎之私責也據僕之愚應於北河一帶每夜添設巡兵三百名逐營逐夜輪班更換以均勞逸該兵若干給與號令設遇賊人渡河搬糧者即聲號截殺該班營將領兵即刻策應悞者處以軍法至於三面圍牆之外亦應量地遠近計兵多寡分段撥兵巡瞭以防排牆搬運之事設有縱逸責有攸歸此困圍絕粮之策也查得賊寨形

如品字名曰三貫外竹内塘令復備禦兩月益加完固初十之合攻將可謂勇兵可謂鋭搶奪炮臺進逼賊寨三四次可稱竭力用命矣奈賊徒躲藏牆内暗放鎗標路徑窄狹官兵不能成列而進當先者受傷在後者無從措手竭蹷合攻而不能破者當實限於地勢之不便耳為今之計其外層竹圍須用火攻雖係青箐若多堆乾柴火力既大必能焚燒其隅牆土牆雖堅若擡大炮逼近施放自

可洞牆徹屋進攻之兵不必過多多實無所用力
亦不必合攻合則兵力不繼今查現在官兵三千
四百餘名土兵二千六百餘名以官兵三千計算
分為三班每一日一千名為一班内撥五百先從
四甲儘力進攻葢因四甲寨旁有黄土小坡平衍
可窺寨内若奪得此坡鎗炮疊施便於攻取而進
攻之法應將制軍所發擋牌三十面暨送到之十
二面盡行浸濕一人扛牌一人扶把排列先行刀

手鎗手錯雜跟牌以進只用進步排鎗從牌隙打出然必見賊而後放鎗切不可似平日演習連環隨手向空施放使賊躲過我鎗而賊鎗反出我之不意若賊寨有緊要砲臺須將送到之定南砲極為便利專打砲臺之賊不得存身則砲臺之近者可奪遠者無用矣再將土兵亦分三班撥三百名令擡大砲挑乾柴多帶撥牆器械跟隨在後遇竹便燒遇牆便拆遇柵便斫遇塘濠不能渡者一面

令兵或拆牆填濠或砍竹搭橋一面擡礮大砲攻
打隅塘之牆屋凡有賊寨牆孔可以放鎗傷及土
兵之處官兵即將擋牌救護使土兵得以放膽用
力總之不燒其竹不拆其牆不火其屋不填其塘
賊有藏身之所兵無立足之地終難成功必須逐
步攻打即逐步拆毀逐層攻打即逐層拆毀自然
漸次逼入若能攻破四甲官兵即便駐劄其中勢
如破竹矣此外五百名內撥一百名帶土兵一百

名向六甲又撥一百名帶土兵一百名向九甲遥
為牽制以奪其勢其餘三百名令果敢將帥統率
前後應援再令能員居髙瞭望若六甲九甲果可
乘虚而入則舉動號旗牽制之兵可進取援應之
兵亦即協攻夫兵既分作三班三日輪攻一次我
兵有休養之期賊徒無喘息之候若賊每日如此
躲藏官兵每日如此攻擊不過旬日破之必矣若
賊情極勢窮拚命決死官兵更可併力殺賊以洗

前聡此攻戰寸進尺取之策也至於筆不盡意惟賴宏裁臨時調劑布置得宜若止驟然竭力一攻攻不能進進則退出遂撑目以俟遷延時日師老兵疲豈計之得哉僕非泛論攻圍之法乃就鄧横形勢再三籌畫恐舍此不能破此寨且二策必須並用圍則截其外援糧盡自斃固可計日而待攻則毀其巢穴貅藏無窟更可立絶其命況官兵一日進攻兩日歇息賊易破而兵不勞望速用以試

其可

論

山襄毅論　　熊飛渭

宣德初都督僉事山雲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帥府一鄭牢者老隷也性鯁直敢言公進之曰世謂為將不忌貪矧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一沾汚點墨終不可渝也公曰人云土夷饋送之物苟不納彼必疑且忿

奈何牢言居官黷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操始終不渝卒謚襄毅為名臣君子曰異哉襄毅之為此問也夫為將以仁義為本仁不妄殺義不苟取義聲先路則人爭歸之彼多與之金帛以飽其欲者人君御將則然耳豈為將之道哉伐蜀之役王全斌以黷貨獲罪曹彬沈義倫以清節蒙褒安在其或苟也且丈夫立志砥行奚擇於地粤西貪

鄙然酌貪泉不易心處姑臧不能自潤者又豈習尚所能移哉民情至洛天下同之閧多取而斂怨者有矣未有不取而民疑且怨者也何獨於土夷而顧不然吁為此言者皆小人曲議誤人耳襄毅何如人豈有義利不別白於中而待於厮養之賤決取舍哉夫志定於未事之先而政基於始事之日史稱襄毅深沈有將畧用兵如神而其廉其政武臣比肩者亦不多見度當日廟堂推轂不獨以

將畧足以定猺獞之亂而實以廉正有以服土夷之心也夫夷情正以納貨為向背也歷稽在昔如賈琮之清平以定交阯杜暹之埋金以服突厥張奐之却餽以化西羌皆力矯前後之貪風以奪其輕朝廷之志而潛消其怨叛之源襄毅於此其知之審矣其取信於上下也素矣夫君子之嗜義也如歸其於利也若將浼焉小人走利如鶩見義不為何則其素志不同也矧襄毅遭遇文皇建不世

之績又嘗宣廟用人求治之初方昭義問以示百蠻而以貨利自汙吾固知襄毅不為也獨是鄭宰一天末老隸而其言斷斷如此使聞之者足以戒斯亦奇矣雖然世豈之鄭宰其人者苟無襄毅之志即日進百宰於前無益也嗚呼此其所以為襄毅與

考

三江源流考　　　　高　輯

粤西百川交錯分合經行舍其分派總厥滙流曰灕江曰左江曰右江灕江源出興安縣海陽山九十里至縣北天平石為渼潭派分西北北曰湘西曰灕離湘而為渠秦將史禄所鑿靈渠也遶縣西南行四十餘里合鳳源水俗名清水河又八十里合大融江下靈川縣合甘棠溪至廣西省城合相思江義寧縣北七十里有義江至蘇橋流分為二一西入永福達抑慶一東歴銅鼓壚合南渠作陡過涼風驛合相思江入灕下陽朔縣西合荔浦出修仁經荔浦東合樂川

出富川經恭城並滙於平樂府合思勤江出富川丹霞洞合白藁江至思勤廢縣合濁水江至昭平上五里下昭平縣合馬江出賀縣經馬江廢縣合招賢河温湯泉經三郡行九百八十里至梧州府與左右江合自大融江至昭平南界石立波心浪衝船面放灘牽纜下上皆險舟人估客駭目驚心惟靈渠水細蒼梧浪平戒慎之心差釋號灘之苦亦少息焉由梧州西南溯流三百三十里至潯州而江分城東為左江左江之源有二出安南夷界十萬山

經上思州流遷隆峒下思明州合交阯河出高樓夾州

下寧明州合龍州江出廣淵夾州經上下凍州龍州下太平府合

通利江出鎮遠州筆架山經下睒龍英養利下新寧州合馱排水經羅

陽縣至合江鎮與牂牁江合者為交阯江左中之左

也出雲南由富州入田州境至剥塞市合泗城江

下田州奉議州上林土縣果化州歸德州隆安縣

合南流江出思恩府經武緣緑甕江出永康至合江鎮與交

阯江合者為牂牁江左中之右也合流而趨南寧

府合八尺江出交趾過欽州下永淳縣合陳埠江出欽州經靈山縣入橫州境下橫州合思武江出合浦縣在貴縣西六十里下貴縣合横眉江出鬱林州大容山與桂平界至潯州府東會右江者統名左江潯州城西為右江源亦有二出清水江經貴州黎平府合古州江下懐遠縣合浪溪江一出永寧州一出義寧縣下融縣合帶江融城壕塹至柳城縣合龍江是為右中之右謂之融江也出貴州都匀府合環水出思恩縣至慶遠府合小江出天河至柳城縣合融江

是為右中之左謂之龍江也合流而趨柳州府環城三面合洛清江溯雒容永福水由南渠入相思江達灘隂由蘇橋達桂林桂闕諸水會焉下象州合紅水江源出雲南入貴州夏秋紅濁難飲冬春清淺難行舟經西隆那地東蘭安定司忻城遷江來賓泗慶西南諸水又會焉下武宣縣合斷藤水至潯州府會左江者統名右江兩江合一浩瀚東傾合大隍江從磐灘分流經武靖廢州下平南縣合白沙江通容縣蒙江源出永安州經五屯所下藤縣合繡江通岑容北鬱下梧州府合灕江是之謂

三江三江既滙盡注於繫龍洲出廣西界合開建水出富川經賀縣開建下封川縣合羅旁水入西寧縣下德慶州合蓮灘江出羅定經東安下肇慶府出端峽一由墨硯洲至九江下新會縣出江門一由清岐口出懷集經四會縣下思賢滘合湞江出南雄府經始興縣韶州府清遠縣下三水縣趨佛山至廣州府分派入於海自潯州而上左則横州烏蠻灘右則慶遠之里龍三劒武宣之弩碧斷藤皆亂石横江興濤回漩舟師慎之潯州而下無

放灘轉角之險而多煙波風暴之憂若夫張帆破浪一息千里與灘江之夏潦放舟山飛樹走朝辭八桂暮蒼梧蓋同一江行之樂已

辯

太平府志人物辯　高不矜

蕞爾邊郡人物寥寥豈更設未久瑋瑰奇行有待而興歟夫人才生不擇地矧太平高山大川逶迤重疊所鍾人文宜其英邁俊特矣迺邈稽勝國科

目中鄉試者較之旁郡十無一二捷南宮者歷二百餘年僅得一人說者鮮不以為地氣使然且今古載籍不備則誦法無資名儒大家既鮮遘止則指引無人余皆以為非確論也蜀蘇氏居眉山地之僻遠與粵西同一魁天下文章事業炳爍為古今人所不能及地氣不足以限人明甚若夫六經聖人之書百家之精微學者貴精不貴粗苟能使六經之義旨深通上足垂世立教下可體國經野

為大儒為名臣端必歸之矣凡在遠方絶域百家
諸編記或者有得有不得至六經如人之日用飲
食有不家傳户誦者乎而猶以為誦法無資何異
臨水呼渇守粟啼饑也我
國家取士之法皆本前代規模誠令諸生各精研體
認旨趣貫徹之後取前輩大家程墨與當代名家
新制或效其體裁或用其華藻理明機暢起止咸
宜將見小試小利大試大利況新科如麥如縢兩

孝廉試墨何嘗不典則秀動郡雖僻精於文者未嘗無即賢師良友亦未嘗無也所患者心不虛功不純馳騖支離汩沒既久而日月云邁悔之何及此科目寥寥之故也如專咎地氣之薄典籍之缺與師友之無人豈不謬哉再稽名宦鄉賢厥典甚重禮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如日月星辰人所瞻仰也如山林川谷邱陵人所取材用也非

此族也不在祀典是人臣居官而入名宦在籍而入鄉賢必德著功孚民懐士愛歌咏者有同聲傳聞者無異辭然後薦之憲司達之

朝廷或合食配享永千秋之俎豆在官為名宦始能在家入鄉賢兩者相兼而實不得離故桐鄉嗇夫子孫不敢遷其墓南陽信臣後代猶為立其祀至今書傳美之我太郡二百七十餘年間撫治者不為不多而傳者無幾蓋當鼎革後典章焚燬故老

無存即有功德在民者事實無憑考稽如郡邑之邦佐何公端敏胡公左之前後兩李公周公養利之葉羅王三公使非天祐善類碑碣或至斷爛則姓字湮沒誰得而傳聞之其為寥寥者一也又郡屬在粵之西南接壤交夷地偏且遠其風土即較之寧潯梧柳亦甚殊别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舟車未行輒屈指計歸日及見其嵐烟瘴雨寒暑無時日惟性命是虞藥餌為緣遂弭其憂且勤之

心故不克撫循其民奮興政務其為寥寥者二也夫由中州而至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不測風土雖異倘起居不違其節未常有疾蘇端明曰京都之人五日不汗皆足以殞其命安必海外瘴癘能殺人哉惟恐憂懼之心先存於中則念慮動揺或寒熱驟臨飲水卸衣取一時之快而不能静氣以禦之則為其中者必多强者弱弱者愈弱而心志衰事業生於心志者也心志

衰而欲功德著於民生榮名垂之異域得乎茍自
今以往官者去其不欲久居之心起居有時飲食
有節神必閒而氣必定以閭閻之盛衰為吾身之
盛衰將見人登上治之書必事出千年之表此何
胡兩公之碑所以至今凜凜也如使上負朝廷下
負百姓縱得久延視息亦鄉黨朋友所不齒而尚
欲忝然居鄉賢之列吾不知其人賢不肖為何如
耶雖然以此例太郡鄉賢則又失之歷考郡屬揩

紳先生出仕者皆鄉科又多未得久任遷轉致顯
達居要路即有善政而前明自成弘後黨援既分
資格遂限觀其顯達者少則誰為用力以入名宦
既名宦不得入則鄉賢寥寥無足怪然官無大小
人無貴賤當時豈無徳惠品行為鄉評所膾炙上
憲所薦聞者況鄉賢之祠基猶存想亦歷歷有人
奈兵燹以來人屬隔代祠埋荒草其子孫或存或
亡而有司又不能訪求表彰之亦足悲矣至於節

烈亦闗天地之正氣綱常頼以振名教頼以扶者也自昔干戈興學校廢禮衰俗壊凡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倫之際有不忍言者矣況在萬里遥邊兼諸土之悍軼乎及覲何埕之孝程氏劉氏之節踵實相繼據彼堅苦貞静不必充類至盡足以振頽風激流俗而有餘夫誰歎其寥落乎第忠臣義士多出於亂離髙節竒行或伏在草莽倘司教化者從而咨訪潛搜得一人則坊表立於百千萬

人表一處則聲名馳於天下後世一人不為少數人不為多要使流土重節烈其所以培植者豈淺鮮哉

岑溪縣祀漢丁孝子辯　孫士恂

盖郡邑之有志以傳信不以傳疑凡山川人物名宦流寓之類必可信而後可傳不可信寧不傳焉岑邑志惟録本繙閲既畢其不可信而可疑而不可不辯者無如鄉賢漢丁孝子為最嘗見河南懐

慶府河内縣名宦不載丁蘭而人物載丁蘭則蘭非仕於野王而産於野王也夫何疑且蘭列人物而不列流寓則蘭為野王土著而非客籍又何疑又不列他省名宦與流寓而僅於人物下詳其刻木事親及吏嘉孝感之事則其定省温凊迄無虛晷出告反面莫敢遠遊事死如生殆以供為子職終其天年則蘭既不餬口四方必不托足於岑邑也又何疑況廣輿記載廣西梧州府山水有丁郎

山註云岑溪孝子丁㝫故居在其下訛傳為丁蘭至本郡人物不載㝫姓氏㝫之生於何代仕與不仕亦未有及夫廣輿記乃雲間陸氏周流四海十易寒暑三易屬草然後成書其蒐羅詳確知丁郎之為㝫又確知岑人以蘭易㝫之為訛而後操觚以訂踳駁則丁郎之是㝫非蘭是二非一較若列眉不類魯魚亥豕之謬也更何疑今本邑鄉賢祠内中央祏主題曰漢河内太守孝子丁公蘭字㝫

神位及查邑志人物首列孝行丁蘭字容漢歸義鄉人因詳及刻木一事與河内所紀大同小異末又繫以孝廉辟為河内令官至太平府知府揆厥所由盖因丁郎墓道原有漢孝子碑日久沈淪以致書名書爵書事實俱屬牽合附㑹其間不可信而可疑而不可不辯者盖有數端請得而悉數之考諸沿革漢之河内即今之懐慶此郡也而非邑也郡則有守而無令如稱令則今之河内矣邑名

河内始自隋在漢尚名野王漢為野王令無河内
令且郡名太平始於宋守名知府始於明在漢屬
丹陽漢為丹陽守無太平知府奈何因一人履歷
之舛錯舉一代因革而遷就之乎夫蘭向與帝舜
並列二十四孝特祠奉祀與省城虞山帝祠遥為
配享諒亦無媿但務以孝聞當年宗族比閭必非
謬奬迄今家喻戸曉詎有虛聲何遂不與本邑先
賢崗乃媚其遠者疏者忽其近者戚者也存則視

膳問安歿則享祀不忒瓶罄罍恥凡為人子罔不怵惕靡寧而況於孝子乎廼蘭之二人與岑毫無瓜葛儼然追祭於東郊而罔之怙恃在岑實為桑梓反同若敖之祀又奚以釋丁郎終天之恨耶且蒼梧之野大舜南巡所莅陟彼虞山俎豆森列宜矣蘭則生長河内足跡不離子舍皇華江畔蝴蝶山陬何因不遠數千里載往載來與岑之先達配采芹而陪釋菜乎矧鄉賢祠内如周梁羽廖諸公

宦蹟與評班班可考岑雖蕞爾邑門內之行誰無父母何至近遺吾黨遠取他邦先正之典型如在諸公得無怨恫也哉載稽歸義鄉丁之氏族不少槩見然通邑編户尚有晨星落落其間寧無密之子姓一旦升於士類列於宫牆瞻仰巍然首席者將以為祖耶實交州之雲仍胡為乎野王之苗裔不以為祖耶豈人盡芝草醴泉舉木本水源委諸草莽付諸東流乎廟廡之右正襟南面盡岑邑之

音容也則藺必自視若贅旒然祝史陳辭實野王之名諱則窓反似為不速客彼此可嫌倘濯地迎神之際二公俱退讓不前將虛席以待未免豆登減色其奈之何夫不可信而可疑可疑而不可不辯者有此數端奈何辯之不早辯也士恂忝司民社日以釐正為念為岑邑留一信史席未暇暖挂吏議又值干戈四起株守危城軀命有如朝露待罪之餘輙因所疑不敢重誣先哲以自誣漫筆表

此侯後之留意考覈者

傳

鎮南將軍蟒公傳　　周鼎

鎮南將軍蟒公諱吉圖滿洲人慈祥沈毅恭儉緘默未嘗言人過幼嗜酒喜豪飲及拜命臨戎母太夫人戒之曰汝今膺大任麴蘖非所宜親由是遂絕飲三藩之變粵東盡陷公以副都統分汛肇慶當是時西有吳東有耿南則浮海遺孽乘機蠢動

公以端州彈丸地孤立不動賊帥馬雄李棟等率衆圍之糧盡援絶公以忠義激厲士民效死無二己而計曰我與坐困窮城食人炊骨無裨國是孰若乘力決戰尚可於死地圖存乎於是突圍而出賊莫敢攖轉鬬二千餘里凡九十日身經七十餘戰始抵信豐適遇賊將王割耳等環攻信城未下衆謂公曰我力已竭賊勢方張不若避之公曰不然今衆寡不等强弱不敵若一退走則賊以數百

騎躡我悉成擒矣死於走孰若死於戰奮臂一呼疲士皆起遂觧信豐之圍信豐人願留公駐節時將軍舒恕駐師章贛公因謝曰主帥在我豈敢逗留在此乎疾馳至贛與大軍會賊犯南康公復與副都統額黒納馳赴之併力合戰賊聞風奔潰

朝廷嘉公忠勇持節拜鎮南將軍密授恢復方畧公整飭部伍宣示德意佈告諸郡遠近聞之莫不感泣歸誠丁巳四月統師渡嶺克復南雄五月復韶

州叛鎮張星耀望風夙竄籍其家白金數千悉貯郡庫以備軍需餘器物盡給有功星耀遺一妾有殊色良家子也公召其父還之其廉潔類如此韶與楚鄰為粵東咽喉公以都督穆成格素嫺韜畧悉選精騎付之駐守為犄角計而自分兵赴省會商機宜偽帥馬寶胡國柱賊之心腹也驍勇善鬬乘隙犯韶公聞之馳還赴援登城環審形勢度城北最當賊衝遂於正北預築土囤已而城果崩潰

賴土囤賊不得入蓮花山為餉道所經賊復渡河踞之公以此為必爭地親冒矢石激厲將士鼓勇奮擊自夘至酉所殺過當賊乘夜潛遁韶州復定舟次蒼梧為恢復桂林計進圍平樂賊勢窮蹙時有掣公肘者倡議招撫賊得藉以緩攻卒墮其計咸知罪有所歸公獨毅然曰功則分人過則歸已將之事也我何逃罪竟表奏自任戊午夏統衆直趨兩江粵西素多瘴癘兼乘酷暑公方卧疾南寧

鎮將郭義潛遣納欵賊帥吳世琮知之率兵困圍義告急於公公躍然起曰豈可以我病坐失事機視師進逼賊壘與義內外夾擊盡殲其衆軍威大振馬承蔭之初降也按兵不動公識其詐畧令將軍額楚預備之兼授方畧故當承蔭復叛得以唾手成擒此知人之哲料敵之神雖古名將何以加開誠布信所至安集以疾卒於軍春秋四十有七卒之日異香滿室層雲浮户竟日不散遠近聞之

罷市哀號若喪私親邑舊有伏波將軍廟因相與謀曰褒功錫祀者朝廷報功之盛典壺漿獻敬者小民愛戴之微誠且伏波爲古之將軍而將軍即今之伏波我民其並祀焉可也公止一子綽有父風或勸其訟功於朝當得廕卹謝曰我大人生前口不言功今死而譊譊傷父志矣噫伏波有椒房之賢后而蟒公得繼志之令嗣天之所以報施兩將軍者爲何如耶雖

然睢陽以孤軍抗方張之賊炳耀人間而當世之
淺夫猶然訾議必待昌黎為之表章而論定鼎不
文何能張大其事但懼其久而湮沒無傳故謹述
其所見并為讚曰將軍維何忠孝楷模志懷裹革
千古同符粵民戴德挈榼提壺同宮並祀陬筵咸
孚譬彼日月雙映澄湖後先南北兩偉丈夫尼父
有言德必不孤

前明死事五人傳　　謝良琦

瞿式耜字稼軒蘇州常熟人萬歷己未進士甲申由應天府尹擢巡撫廣西甫至靖藩為亂式耜圖所以消弭未得計會陪京失守靖藩又數以術籠粵人共起兵號為監國以故從之者衆式耜度不能克乃以計脫走蒼梧守將陳邦傅素重式耜聞其倉卒至具儀衛如禮式耜因以利害說邦傅令發兵拒藩又移書促粵督丁魁楚益兵為備執靖藩獻之闕乃進式耜代魁楚督粵未行閩陷吏與

魁楚立永明於肇慶式耜以少保留守桂林

國朝順治五年戊子

王師由楚入粤全州守將以城降式耜守嚴闗不下

會

王師還有新興伯焦璉者故麾下士慮式耜獨守粤不能支乃引兵從陽朔入與式耜俱益修戰守備

庚寅定南王將兵南征十月粤破璉敗走挾式耜俱行式耜曰吾奉命留守且大臣固不可去君行

自努力卒不行被執至王所王嘉其義甚禮重式耜乞紙筆從容作詩以死自誓遂與張同敞同死西市同敞字別山湖廣江陵人其先祖居正萬歷初為宰相得罪後莊烈帝思其功官其後一人為中書舍人即同敞也同敞生平豁達任權變當赴官時道山東有道士顧見同敞即以手中扇授之扇字多漫滅不可辯曰急持是歸不誤子是歲三月莊烈崩同敞寶其扇游閩復至粵累官少司馬

督師及焦璉敗式耜被執同敞猶擁衆數千忽慷慨謂其衆曰吾為國馳驅誓圖報塞頃者忽盡誦向時扇上字乃吾畢命日也其下有欲以為功者縛同敞見王王待之如式耜禮目視式耜式耜方執筆吟咏謂之曰公大臣寧當不死耶式耜曰此固其志同敞乃起整衣冠南望戴拜號泣以首觸階前石流血王命皆斬之令具衣冠禮葬於伏波門外又周震者字象男不知何許人少遊粤頗能

詩文顧性拙直見人所為不合輙罵人以此惡之十餘年乃以監察御史監全州軍適懐順王將兵來全全守將皆慮不敵將降謀於震震以為不可已而議定又謀於震震堅以為不可遂殺之屠其家同時又有孟泰者故少保舒應龍家僕年十九遭靖藩之亂去為兵從新興伯數戰有功為守備以所部兵百人佐守全聞師至不待令即率所部馳數十里外令皆下馬坐待戰比戰不勝馳還所

部末亡失一人及聞守將降乃按劍雪涕曰自吾為人奴甫得一飽食即感激圖報今為國家死無所恨乃以藥飲其妻妾卒自殺焦璉山西人父以財雄於京師有武人楊國威者頼其貲得總兵西粤因請璉與俱行璉為人倜儻意氣自豪好騎射讀書雖不習章句心頗嚮往其與國威來見國威有孫吳一編輙取讀通曉大畧國威署璉掌旗鼓事適張獻忠犯衡湘諸將皆憚不敢行獨璉率一

旅守全州已而追還未一年靖藩變起國威素畏懦遽受藩命獨璉不從引所部奔柳州及瞿式耜督陳邦傳兵擊藩璉以其衆來屬卒執藩及國威論功進副將令益募兵二千人鎮全璉在全州輕財結士士無賢愚皆恩遇之兵亦以是歸心永明立進璉爵新興伯守粤璉請駐陽朔與式耜掎角而以其將分守諸要害戊子全守將來降全故璉起家地將卒皆其心腹聞變心頗惡之又以疑殺

其驍將白貴遂不振及後戰敗式耜死璉總數萬人無所得食往時諸大師皆憚璉見其弱乃更凌之璉乃移駐南寧晝夜訓勵其衆踰年復振遂盡攻殺其所慢易將馳赴謀合兵遂經平樂時陳邦傳已封慶國公駐平樂畏死又心害其能因置酒名璉酒酣伏發璉起慨然曰吾不得死疆場乃死此命也遂自刭邦傳是時方以密書約來降故亟欲殺璉是年粤西遂平

貞節合傳

陳元龍

從來儒林以文學稱列女以貞節著者其遭逢每多轗軻而聲稱炳於天壤間天若故厄其遇以成其不朽之名而食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非偶然也吾陳氏粤西宗支有厚菴公名理者自山陰移家而西卜居平樂生子五人次亞衡名廷禮平樂府學廩生幼嗜學當甲寅乙夘間粤帥變亂賊氛横熾舉家竄匿深山迨事平則室廬蕩然兄若

弟互相切磋試輙高等聲震庠序間兄六觀甲戌
成進士入詞館亞衡益淬礪於學攻苦夜分不輟
遂致疾不起遺孤長君浩然名齊孟甫八齡資性
過人讀書十行並下文不加點遊庠食餼卓然少
年名士乃因弟齊管早殤痛悼而亡年僅二十一
未成婚也至今粵士推能文者有張氏樝梨之目
年來後起者科第接踵相望而亞衡父子雖蘭枯
玉碎而名益重豈非造物者困阨其才蘊蓄其光

以啟後人耶乃倚天拔地之才既濟美於後先而松筠氷雪之操復鍾靈於閨闈則諸節婦與林貞女婦姑凛然輝映尤當亟為表彰播彤管而垂青史者也諸孺人為梧州别駕閻生公女年十八歸於亞衡貞順柔嘉事舅姑以孝聞亞衡發憤攻苦寒宵暑夜漏盡不休孺人針黹相對交相勗勉亞衡之病也孺人曉夜視湯藥浹旬衣不觧帶迨捐館撫膺慟絶者數四誓相從於地下任太夫人號

泣慰勸以撫孤大義責之且謂有遺腹在從死戕生何以慰九泉孺人不得已茹荼飲糵苟延視息時長子齊孟次子齊管皆幼稚又次齊東即遺腹生者任太夫人為六襯迎養京邸孺人躬親井臼綜理家政督課諸子簪珥脱盡心手卒瘏齊孟讀書早成聘林公諱榮之長女林乃亞衡姊壻女固甥也孺人愛其淑慧遂結姻盟未及于歸而齊孟遽夭林女年二十聞訃請隨母偕往母固止之弗

聽至則服衰絰哀痛盡禮以守貞自誓不肯歸諸孺人與林母以從父之義再四慰勸之女曰既許字矣寧有二心所以不即死者以姑荼苦況痱滕前小叔尚幼欲代夫事姑耳若必相强速之死也自此屏絶鉛華布衣蔬食代供子職竭盡無聲無形之孝煢獨孤鸞相依為命而神傷心瘁形容枯瘠甲午三月忽邀母氏至家懽洽數日乃整衣肅拜曰兒精血内耗命在旦夕矣所不瞑目者未遂

孝養之志耳言畢入寢舍是夕端坐而逝計距齊孟之就窆也已八年矣封土歴寒暑風雨無少迸裂及貞女櫬至槨之右旁磚石忽自崩頽若相待合葬者嗚呼同衾同穴貞魂之感召若是耶貞女既歿孺人悲痛不已更聞任太夫人卒於京邸哀毁廢寢食嗣君齊東晝夜侍醫藥竟於丁酉仲秋溘焉長逝年五十一於是粤之人震驚相告以為節母貞女聚於一家與名父令子交相輝映意者

山川峭拔靈異之氣故獨鍾耶余聞而歎曰此非獨為吾陳氏發祥也西粤僻處一隅狃於便安士子不能專壹奮志於學猺俗則不知禮讓安問節義今陳氏節婦貞女當事入告請旌宸褒建坊里閭而頌貞節者又歸美於名父子之文章聲望足使此邦之人感發興起勵志於學而有慕乎孝弟廉節之風是誠廉頑立懦風世善俗之大功寧僅為氏族譜系之光乎余向曽撫粤今十載

矣以公事復來茲土節母之遺腹子齊東具狀而請為立傳因合紀之

荔城令張公平猺傳　　張鉞

公姓張諱泰階蜀之潼川州鹽亭人也少有異才習知方畧康熙二年以孝廉令荔城荔城地隸平樂萬山叢莽中猺獞錯處性貪狼俗剽悍帶兵挾矢縱横出沒有司莫得而禁焉時猺目黄天貴黄公輔者糾集醜類嘯聚叢木寨刦取衣被財物擄

掠婦子焚毁室廬民大恐公赫然震怒曰方今王道蕩平薄海向化乃敢負其險固横肆披猖藐視天子命吏荼毒四境生靈余必血刃賊首掃蕩山林乃止陰募邑中幹事者探知賊勢指畫分明狀聞於總制屈公檄廣東湖廣二省合師進勦去叢木寨十里而營翼日晨興公戎服躍馬請授部下數百人冒險先登大兵隨後四面攻擊鼓角震地烟焰蔽天摧枯拉朽鳥逸獸奔賊衆大潰乘勢逐北殲

厥渠魁餘孽悉為熸燼公又顲請總制曰今日之役所以除梟獍輯善良也大凶授首而延及無辜詰暴乃以為暴乎請下令軍中禁無殺且徧諭父老子弟爾等原未從賊久為賊所苦今幸少甦其無恐師旋百姓扶老挈幼匍伏馬首者以千億計嗚呼武以戡亂仁以保民公之績將不朽矣余觀山川圖畧滇黔百粤間苗蠻種類不一秦漢以來每多反側今仰

聖天子湛恩汪濊沾被羣生喁喁然皆願為内赤子即
有一二蠢頑尚未革心總制鄂公與三省中丞
奉
命宣撫拓烏蒙平鄧橫城古州余時以曹司出守黎平
親受指揮戮力行間今諸蠻俱帖溸泣歸誠獨念
公一縣令奮身除暴為民請命雖屈公之績不可
沒而首建非常探丸永絶宜恭民之尸祝户頌歷
六七十載而戴之勿忘也哉公後遷深州知州再

遷廬州司馬攝無為州事所至清節自勵與恭城無異令子漢克肖其父為南寧守而余以黔臬調遷歷任西藩求為立傳附之志策以余之克既其實而且與公為同譜也餘詳本傳中故不復贅

文

融縣告城隍為民祈禱文　熊飛渭

維神正直慈惠福利斯民靡有爽忒凡雨暘寒暑之弗若疾疫災眚之不時神皆得請於帝而為之

驅除為之調燮然則民之福為神功民之弗福亦為神怨分所定望所歸也融邑自離湯火而就袵席纔十餘年頃者戎馬生郊居民警避咸入山谷及賊退而歸席未帖也而瘧癘又興是豈民之罪與抑神怒吏之不德而移其譴於民與夫刑政有未修教化有未至貪墨之風未盡去而賦繁訟寃或事神恤孤和衷御衆之道缺焉未講凡此皆足以干天和而名之災然是皆吏之罪也怒吏而民

是譴神必不忍為吾聞之天道之有惨舒猶王事之有賞罰其在窮兇煽亂棄理逆天尚稽雷霆之用而顧使蠻風毒霧沁入於無辜赤子之心脾而莫之救療反若助賊勢而代之攻者是必非神意也語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毋亦人發殺機傷天地之心而犯鬼神之怒理固宜然今融城藉神之庥獲有寧宇民幸免於賊而猶不免水火疾病若以吏不職之故則宜加於吏躬或徐觀其修省與

否而後降之罰是神之仁也吏不敢必若以為民之灾則所望捍禦者是神之分亦終不得而辭夫幽明賛化吏之與神其分與望雖若相等然神功無量而人力易窮縣令又至愚且陋為政日淺不能少有補於民是用罄竭誠悃乞靈於神為民請命無使三尸二豎為厲於兹土庶斯民登富壽康寧之域而神明亦著生成保障之功祠而祀之永永無怍其垂聽焉

鄒忠公寢室落成告文

黄大成

猗歟忠公兮名教之防天經地義兮頼以維綱緊我朱子兮表曰道鄉異世冥契兮後先相望每讀公傳兮泣涕淋浪元豊以後兮孰主廟廊三經試士兮邪説披猖公獨論罷兮正學復昌立妃廢后兮舉世括囊公獨抗疏兮鳳鳴朝陽公憫斯時兮秕政已彰當陛指斥兮忤蔡論章再竄再逐兮志益激昂謫貽三祀兮流澤無疆啓以詩書兮示以

倫常於焉教誨兮於焉匡襄昔也荆棘兮今遍農桑昔也椎跣兮今襲冠裳如彼汙莱兮闢為康莊如彼闇沕兮照以晞暘凡我士子兮食德弗忘是以昭人兮建祠蒸嘗夫何後世兮率臆更張始配胡范兮猶曰無傷繼以韓韋兮益以洪黄逺及於賀兮上至於唐彚彼七賢兮萃於一堂强賔壓主兮名實盡亡每過祠下兮怵惕傍徨噫嘻於乎縈山峩峩兮灕水湯湯清華泉石兮公所翶翔爰度

新址兮爰啓新疆爰構寢室兮爰薦馨香豐器用幣兮莫敢或遑仰邀神庥兮士氣奮揚集我子弟兮於焉修葴景行行止兮毋或怠荒汰之澄之兮其源益芳疏之浚之兮其流益長梗楠梓柏兮皆成棟梁茅茹彙征兮邦家之光尚饗

朱文公寢室落成告文　黃大成

於惟文公濬哲天授道原伊洛功繫宇宙蚩彼暴秦焚坑如寇六藝茫昧聖道斯疚漢儒傳經佔畢

飣餖諸説羣起雜以災咎如彼八音雅俗齊奏如彼五稷錯以稂莠晦盲否塞為大道詬惟公集註一洗紕繆窮理居敬孰出其囿弗懈益勤是圖是究大道聿昭返昏為晝何以喻公如天斯覆何以報公鐘鼓籩豆五嶺以南昭潭之右奠厥攸居寢室是構妥公之靈藉公之佑俾此縫掖濟濟奔走以享以格靈爽是覩父教子率日將月就霞蔚雲蒸以報我后尚饗

說

酒說　　金鉷

酒之為患自宣聖致儆於酒困周易示戒於濡首書嚴酒誥詩誦賓筵左史進卜晝之規戴記謹廢朝之節昔聖昔賢所以為後世飲酒防者莫之勝說而其號呶屢舞之失又顯然在耳目之前最易觀省宜令人人皆知其為狂藥矣顧猶或酣身伐德燕喪威儀之不免者豈麴蘖之於人真如菽粟

水火非是不生活耶盖緣無人警惕之使知凜然於立監佐史之義故壹醉日富習與性成而不自覺耳且夫庶民之賤或藝黍稷或牽車服賈所係僅一身一家而已猶不可荒腆於酒以貽宗族鄉黨非笑何乃服古入官儼然父母斯民上縻國家之好爵下繫風化之專司而顧躭樂是從亂頭養望以崇飲其亦不返而自思歟今以所部之民或有博奕好飲者此衆中之稂莠也勢必懲之以

法第民亦有知彼固習見為上者嗜於酒量何獨於已之所甘而禁民之不當爾乎設有反唇以相稽者為上者將何辭焉上之教不先下之率不謹或且必有甚焉是舉所部之民悉驅而化為狂國矣

朝廷即曷賴有此官也古來仕宦中飲酒作達以自豪如盜飲吏部渴羌太守或求為步兵尉或求為太樂丞者蓋不乏人然而非美談也亦不過知世

有此一輩人耳豈有志君子所宜道使者非不能

飲者顧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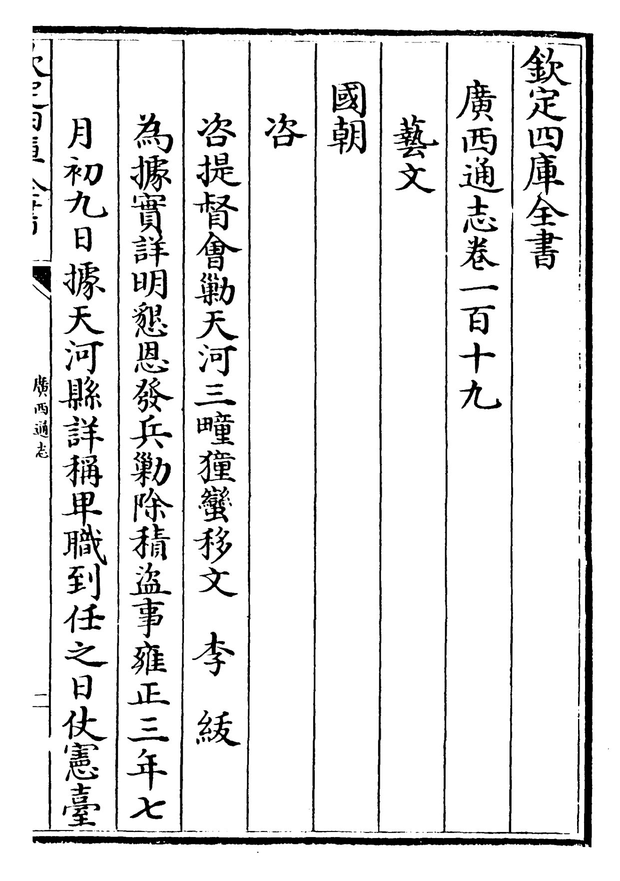
國恩重則自待亦不得輕故於賓射燕飲之時三爵而

外不敢多又其所以剛制於酒者誠恐有妨在公

也尚願所屬諸君子共以為戒慎毋為杯鐺所累

哉

廣西通志卷一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廣西通志卷一百十九

藝文

國朝

咨

咨提督會勦天河三曈獞蠻移文　李紱

為據實詳明懇恩發兵勦除積盜事雍正三年七月初九日據天河縣詳稱卑職到任之日仗憲臺

威靈即親詣賊巢福禄里一次雖數月以來邑中幸無失盜然從前未結之案哭血縣庭號冤叫苦者曾無虚日卑職披閲呈詞查檢舊案見其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絶人之宗祀焚人之廬屋荒人之田畝如福禄里等盜真所謂無法無天罪不容於誅者也歴任前令因鑒王令用兵虧空遂相與粉飾蒙蔽以致生死含寃人民逃散村落成墟錢糧無着不知将來作何究竟卑職愚直之性實不能

隱忍而為此況

皇上揀選之意憲臺委署之心豈必顧其隱忍而為此

耶謹將福禄里歷年不結之案彙冊呈覽倘蒙憲

臺及時發兵河邑幸甚四鄰幸甚則卑職雖署篆

數月亦可以慰士民哀號哭訴之心矣等情到部

院據此除詳批仰候另檄行知併候督部院批示

繳冊存等因印發外為查天河縣之福禄里頑獞

恣行刼殺目無法紀積案如山十餘年於兹矣今

據該縣詳開又復積有多案抗官藐法不加勦擒則良善受害無已但獞蠻所居山峝險阻應否深入抑或環攻應就近聽貴提督揀選才能將官前往總統臨時酌行如應深入直擣其窠則大兵由慶遠府沿河至牆背村直至巖峝地方擒拿獞賊覃貴翁再進分兵一路東北行至大莫三村擒拿窩藏獞賊覃明將之莫東旺等一路東南行至好里三村擒拿獞賊韋文案等至正西接近宜山之

長峝古波二村及西北接近宜山之思結隘通峝弱峝古丹等村並須分兵堵禦務令兇獞就縛兵不頓而功速成乃為盡善如以為獞賊所居隘内險阻須環而攻之則當亟乘八月内禾稼未收之際整兵堵隘令其坐困自投盖獞賊所居隘内並屬髙山深谷田地鮮少此輩亦無盖藏蓄積當青黄不接之時易於困絀其田地禾稼俱在隘口之外令堵禦各口賊既不得收斂而我師又可因糧

於敵若過八月賊稼已收倉箱已實福祿地方周
八十餘里林箐竄伏既難搜擒彼糧有餘曠日持
久亦難見效如前任王令於五十九年臘月動兵
有損無獲前事當鑒不可後時者也為此咨會貴
提督酌定兵數選任總統指授方畧務於八月進
勦為妥至一切供應事宜本部院就近即委慶遠
府為監紀官料理其事在行兵勇俱照修仁之役
每名日給口糧米一升進勦者每名賞銀三錢堵

御者每名賞銀二錢其有奮勇出力者另加獎賞至於柳慶恊及宜山思恩羅城各防汛兵丁恐止堪各隘堵禦之用其進勦正兵應否調動貴提標撥勦精兵數百名帶領熟習鎗炮藤牌以壯中權之任仍聽貴提督酌行除一面行委慶遠府監紀外相應咨會為此合咨貴提督請煩查照酌覆施行

催進兵咨　金鉷

為咨催竭力進兵免致坐費軍糧事照得鄧横以幺麽小醜平地一寨以漢土官兵四千餘衆壓臨其地三月之久訖無成功督院飭行文内盡其情態矣今貴鎮節鉞親臨意必號令一新兇頑授首蔦目捷音跂足以俟再查督院飭行有云既知蠻寨竹密塘深路徑窄小官兵即宜設疑兵伏奇兵出遊兵四面擾亂使賊應接不暇然後進取一路以誘為攻務得地利方可施展漢土官兵四千餘

員名兵不為單將不為少而賊寨不過三四百戶以衆寡論何有不敵乃以無謀無勇致被摧折故惟以請添兵為辭試思以羊腸細路不容兩馬即兵至一萬有何布置等語可見兵不在多惟在善用出其不意掩其不備勢如雷霆疾若風雨即可克也又云當環設大炮以擊之多備火箭以焚之賊寨四外周遭圍困先砍其竹樹踐其田禾諒賊必不敢出一出則勦殺甚易如此十餘日賊不能

支必將求撫此則萬無可撫者也等語今以大帥親臨尚敢抗拒揆情度理斷不可撫本都院細閱督院來咨覺鄧横形勢賊寨虛實及設奇決勝進戰攻取之法瞭如指掌貴鎮熟悉彼地情形諒不以撫為念惟恐行間將弁臨敵畏縮欲圖草率了局以實從前攻取之難俱未可定希將督院來文諄切曉諭鼓其鋭氣策其勇敢俾人人思奮迅速進兵盡為勦滅庶可大振從前摧折之威否則不

特虛糜軍餉抑使賊夷視我將弁為何如也萬望

急速進兵一鼓成功幸勿再延

檄

禁土舍土目僭妄檄　李紱

為嚴禁土舍土目私刻鈐記擅用硃筆事照得各

府州縣地方向有委令土舍土目堡目隘目諸名

色原以資其巡緝保固村莊近因濫委無良之徒

往往委牌未下先置旗傘公然私刻關防印記行

票標硃儼同官府横行出入罔知顧忌當此光天化日之下豈容此輩魍魎嚇詐愚民滋事地方殊堪髮指為此牌仰該府官吏文到即將各土舍土目堡目隘目查明有無私印鈐記硃筆僭行官制妄用旗傘等項嚴行禁革毋許衙役容隱其有官吏原經受賄私委交通衙門輙復縱容妄行一有此弊查出定行条處凜遵毋違至各土舍土目堡目隘目各名色各府州縣某處原委某人是何名

姓現在所管何事果否守法某州共有幾人某係某年舊委某係新委現在曾否有案年歲多寡住處何地該府官吏逐一查明確實另造一清冊送查務宜詳晰毋得聽書役視為上司牌行故套輙用現在遵照及無憑查造等語驗文混行率覆了事致干咎戾未便須至檄者

檄拿漢奸牌文　　金鉷

為嚴飭查拿漢奸以靖地方事照得土司百姓每

以報仇刦掠為事動輙擾害村莊皆謂賦性暴悍是以狃於積習今本院細查土屬民人大約愚樸者多安於耕鑿畏見官長者更多又何以屢蹈法網甘受典刑推原其故皆係漢奸使之也粤西土屬為湖廣江西漢奸聚集之藪利欲薰心行同狡獪惟恐地方無事不能施其伎倆於是百計營謀多方唆撥或令拒捕或令抗糧凡有不法之舉盡出漢奸之教誘無知土民不但聽其愚弄而且苛

歛財物以作謝資及土民拘拿到官按法問罪而

漢奸反置身局外刑不及加甚非懲惡之意也今

欲靖地方安民生當以查拿漢奸為首務合行通

飭嚴拿為此牌仰該司官吏即便速飭南太慶思

泗各府嚴飭所屬漢土地方各官遵照凡在土司

現有湖廣江西等人居住境内者即查其來由作

何事業如屬行踪詭秘游手好閒及借些小生業

為名而實唆指土愚為種種不法之事者此等漢

奸速拿解該管地方官訊取確供具報一經審實即照光棍例擬斬立决至民人出入苗地地方各官例有處分倘敢陽奉陰違查拿不力者本院即以溺職題叅斷不少為寛宥

委替總統並通飭軍前撤　　鄂爾泰

照得進取鄧横已經半載提數千官兵勦一二蠻寨即不能擣巢犂穴更何難絶食斷援縱出下策亦可收功乃遲延至今損兵已多殺賊有限雖據

稱周圍牆柵已漸次告完翻土填塘已漸次逼近
而出入賊寨者不問餽送賊寨者不問甚至暗肆
偷卦明來窺探賊每出寨亦不能擒殺兵日在營
猶時為擊中似此伎倆能不羞慚凡有肺肝皆應
忿激不謂左江鎮別無勝算終望投降及經駁詰
則稱托名招安實欲借以擒殺以堂堂官軍不能
用正不能用奇而欲誆誘殺降無論為賊覷破計
必不成即便計成亦豈男子事而損威失信所關

尤鉅又不止為鄧橫軍氣日頹賊志愈肆心膽如此掃蕩何期除飛飭左江鎮立速回任聽候叅處外合行專委右江鎮即便於所屬轄選帶將弁並酌派漢土兵丁星赴鄧橫軍前總統一切軍務須先絶賊黨援斷賊糧路敢有私通私餽者審明其寨即先將其寨屠滅毋得姑息亦毋得牽累并明白曉諭附近各寨及各路土兵不許於近賊寨處所往來行走以防遞信倘有故違初犯者插耳遊

營再犯者梟首示衆其軍中號令有明有暗陣前
旗鼓有綏有催務使通知犯者皆依軍法其將弁
土司有畏縮觀望不前者立即據實揭報以憑梟
究其鼓勇抒謀誓期滅賊之將弁土司奮不顧身
爭先殺賊之漢土兵練立即奬賞并分晰呈報至
於伏制攻擒並不必拘泥但知活法都是先機剏
此么麼有何將幻惟該鎮毋撼於煩言毋膠乎成
見總期滅此朝食勿使更留荄孽庶少振軍威用

伸

國憲立撲𤇆焰以重邊防在本部院所慮實不為小而為大不在近而在遠以全粤兵力不能除一鄧横此外尚可言耶其熟籌速勒施行

示

特申撫綏示　麻勒吉

為特申撫綏之令以培國本以全民命事竊照粤西地瘠民貧山多田少出産有限拋荒甚多當逆

賊蹂躪之餘值

王師愱勦之日折徵雖從民便不無醫瘡剜肉之虞禁糴固絶奸商難免金死粟生之歎重以貪官無厭徵米索耗羨之常規猾吏弄攉運糧派輓輸之外費又兼負嵎山寇出沒村墟守汛營兵往來民舍有司受牛羊而不求芻牧富家守倉廪而不肯通融以致乏食之民輟耕於隴畔逋糧之戶被逮於公庭窮安底止鋌而走險者有之餓則依誰窮

而致濫者多矣本院耳悉顛連心懷惻隱踵富鄭公之賑穀既廹於庚癸之呼法汲長孺之開倉又苦無三九之積前據該府申詳饑民縁由到院隨批各州縣加意撫綏設法捐賑正以州縣之於民猶父母之於子各子其子則拊循必力各父其父則疾痛易呼也誠慮各屬州縣或甫離兵燹或正在進征百姓之賑常樂業者固多而驚魂未定鳩鵠啼饑者亦復不少若不急為撫綏捐賑則嗸嗸

澤畔之鴻能保其處處安生人人得所乎合行出示為此仰平屬州縣官吏人等知悉凡有地方饑民困苦流離逃竄失業者該州縣當多方撫輯設法補苴務使還歸故土耕種田園目前得免枵腹秋來可望收成以實心行實政毋徒託之空言以人饑為已饑毋僅委之天命本院於此覘該州縣之才能該州縣亦宜積陰德於冥冥之中為子孫長久之計也更有慮者本院責該州縣為清官而

又責該州縣以捐賑該州縣果能為無米之炊兼工賑金煮石之術耶但為民父母自有不費之恵今更為該州縣約畧言之如折徵米石每石免加耗二斗則饑民得二十日之食矣徵收錢糧每兩免加耗二錢則饑民得二十日之鹽菜矣觧運給以工食饑民以輸輓為生路矣差催重懲需索饑民以急公為樂輸矣夫役遵上司之派饑民無多取折乾之苦矣催科準由單之條饑民省借支攤

派之煩矣一姓有餘勸令借貸一族一家有餘勸令借貸一村則饑民不為搶奪矣城兵强買貨物即與城守力懲之則饑民得貿遷之利矣汛兵横行墟集即行弁目大創之則饑民無交易之擾矣塘鋪兵丁派索民間供應放卡兵丁擅入民房搜括恣行拿緝觧院則饑民養無限之脂膏矣營棍奸商嚴禁販穀出境差官過客嚴拒額外取夫則饑民無米價騰貴之憂無意外力役之累矣勿以

告狀為奇貨濫准捜求勿以囹圄為扣頭濫禁取贖則饑民無不貲之浩費矣勿白取猪羊雞鴨宴會賓客自供口腹則饑民得滋畜以給饔飱矣勿令家丁朋戚擅在本地買賣則饑民得逐末以活婦子矣禁民間勿多釀酒禁墟市勿私宰牛則饑民有買米之處有耕種之具矣禁逃兵不許入境禁營將不許拿船則饑民不苦於株連且得裝載打魚以糊口矣禁男子不得游惰禁地棍不得刁

唆則饑民不致束手待斃無辜拖累矣禁獞猺互
相仇殺則饑民知守望相助之義矣禁雜職擅受
民詞則饑民省回官銷狀之錢矣凡此數條雖未
盡地方之利弊該州縣能身體而力行之作吏之
良方即救荒之竒策也至於大兵雲集勦除逆氛
朝廷日費萬金　親王將軍總督提督以及都統各
鎮將無不櫛風沐雨枕甲荷戈總為奠安殘黎一
勞永逸之計今湖南川貴俱奏蕩平區區柳州計

日一鼔而滅從此休兵息馬與百姓共享昇平只在轉瞬爾百姓當收心樂業挨此目下之苦做箇安分守己良民莫聽奸人狂惑恣意為非圖眼前之衣食蹈入網羅湯火之中搶𣪘不已繼而刦財刦財不已繼而投賊一入此黨如大桂山寇被我官兵圍住退無生機進皆死路求其忍饑受餓一家父子過個安樂時光有如天上悔之晚矣各宜將本院告示抄録一道朝夕誦讀可以免饑可以

保命可以苦盡甘來可以民殷

國富莫以本院為沽名釣譽之言辜負愛惜百姓一

片婆心也

通行社倉告示　　孔毓珣

為通行社倉積穀先將常平借給以備歉收以濟

民食事照得社倉一事最為善政而推原其始必

須先將常平倉穀借給量收其息行之久久息穀

漸多而常平之穀可以歸還小民又得有備無患

此誠濟衆救荒之良法本部院統制西粤仰體
皇上宵旰憂勤刻刻以愛養民生為念敢不細加籌度
以副
聖懷今查各州縣所貯常平倉穀每處有六千八千一
萬石不等當春耕之時小民需食甚殷如有欲借
者即零星借給大縣以二千石為率中縣以一千
六百石為率小縣以一千二百石為率秋收之後
催取還倉大豐之年每石還息二斗中熟之年則

還息一斗如遇歉收則全免其息止還借本設有荒歲則緩俟下年還本仍全免其息在小民既得倉穀以養生而倉穀又可以易新至息穀盈餘之後歸還常平原借即將此盈餘之穀各該州縣於四鄉設立社倉存貯擇里中之老成殷實者為社長而以稍能會計者副之管理借穀出入收息免息概依前法是常平之息轉而為社倉之本歷年愈久積穀愈多倘遇荒歲據實詳明即動社倉積

穀賑濟其賑濟用過社倉穀石准其開銷而一方永無饑饉之虞矣合就飭行為此牌仰該司道府官吏遵照來文事理即便轉飭各府州縣於明歲春耕時為始小民乏食有願借領穀者照大中小州縣所定之數零星借給不得過多亦不得强借其借出之穀必須乾圓潔淨倉斗量足不得短少以及攙和糠粃并縱容里保假捏冒領借畢之日先文開明數目報查至秋收後催取還倉亦照前

定數目分別收息不許胥役勒索留難收完之日
造具清冊倉收申送以便按年稽查此係地方濟
民備荒要道事雖創舉若府州縣各官果能仰體
我
皇上己饑己溺惟恐一夫不獲其所之至意殫力奉行
則出入俱井井有條自獲成效矣該司道府須嚴
行各府屬當思表率之義切飭各州縣詳慎料理
務期民無擾累而事有裨益各盡乃職本部院即

於此定其賢否慎勿悠悠致干未便

嚴查養蠱以除民患示　　金鉷

照得蠱毒殺人最為隱惡

王法之所不宥天理之所不容向聞嶺南地方多有造畜蠱毒謀財害命之事本都院留心訪查已久務期淨絶根株為爾地方除此隱害兹有平樂縣斬犯陸金旺並犯婦陸妹銀用蠱致死黄金生一案業經審明按律定議復行嚴加研究據伊等供

出驅避之法及養蠱之家並訪聞各屬有蠱之處
除嚴飭密行拿究外示仰闔屬漢土軍民人等知
悉遵照後開條約凡有從前養蠱之家即速依限
自首滅送蠱鬼免治其罪如違限不首以及該地
方官稽查不力或練總人等知情不報日後訪聞
或經告發除將養蠱之家照例究擬外併將該地
方官參處練總人等亦照律嚴加治罪決不姑寬
爾等漢土居民及外來之人遵照避蠱之法解蠱

之方使蠱毒不能為害各宜凛遵勿負本部院諄
切勸諴之意所有條約開列於後

一申明律法

大清律載凡造畜蠱毒堪以殺人及教令者斬造畜
者財産入官妻子及同居家口雖不知情並流二
千里安置若以蠱毒毒同居人其被毒之人父母
妻妾子孫不知造蠱情者不在流遠之限若里長
知而不舉者各杖一百不知者不坐告獲者官給

賞銀二十兩以上律載用蠱殺人之罪何等森嚴
爾等愚民奈何身蹈法網特為申明共知凜畏
一開導愚惑訪得養蠱之家世代密傳每有女出
嫁其母分給蠱蟲並傳方法又有本人臨死始將
蠱蟲交付親愛子女以為至寶藏畜日久更有滋
生蠱仔遺孽漸繁為害日衆總之愚民無知貪愛
財物惑於邪術以陰謀毒害為家業以他人性命
為生涯間有良心偶發不肯害人蠱蟲無所依養

將養蠱之人咬蝕以至肌肉黄瘦面有青痕甚至親生兒女亦為蠱蟲所吃忍心若此至死不悟殊不知人生天地間男耕女織辛苦力作賺得銀錢子孫享用何等長久何等快活乃喪盡天良造此惡孽事敗則身遭

國法死後亦難見閻羅各宜及早回頭愼勿終身迷惑

一立限自首養蠱之罪律載甚嚴本都院仰體

皇仁不忍不教而殺為爾愚民姑開一條生路自示之
後限三個月內凡有家傳蠱蟲及係他人分給畜
養者將所有蠱蟲數目赴該地方官處儘數首報
當堂驗明依法封送永遠斷絕改過自新其從前
所犯養蠱之罪詳明寛免如係婦女養蠱其本夫
及同居親屬能將養蠱實情及蠱蟲數目代為出
首者亦准同自首槩予免罪若抗違不首及首報
不盡仍藏匿蠱蟲致被官役查出或經旁人首告

定行照律治罪身被斬戮妻子遠流後悔無及

一設法查拿自示後除准令自首外該地方官一

面着落練總保甲亦限三個月内各於所管烟户

實力挨查如有實係養蠱之家向彼陳説利害勸

令自首若查有養蠱憑據而狡詞揑賴不肯首報

者立即稟明該地方官差拿究治如練總人等藉

此挾仇誣報陷害良民經地方官審明即於彼地

村鎮處死以為誣陷者戒如果無養蠱之人亦着

練總保甲出具甘結該地方官加結申報日後事
發該管練總保甲及養蠱之隣佑一併治罪
一識認之法訪得養蠱之家屋子桌椅俱皆乾淨
其養蠱之人瞼多黄瘦頭面有青痕人到他家便
把手插在衣底下或用手去摸頭所用之碗俱有
腥氣盖養蠱日久被蠱蟲咬蝕所以頭面黄瘦兼
有青痕彼所養之蠱蟲常以邪術拘握在掌中不
敢輕開又遇見佩帶硃砂紅豆之人蠱蟲不安所

以將手或插於衣下或摸於頭上急將蠱蟲藏避有此數種留心稽察

一解救之藥凡一切蠱毒都怕硃砂辰砂黃連紅豆等物紅豆兒土名水銀子嗣後有蠱之州縣村莊不拘男婦大小人等令各帶硃砂二三錢紅豆三四個或縫在衣領內或常帶在身邊蠱蟲不敢近身養蠱之人不能為害如鄉村貧民不能買備硃砂者已飭該地方官買備施捨赴司領價爾百姓各自禀

官討領若前項形迹可疑之家又不肯帶硃砂紅豆者總甲隣佑即宜察訪得實稟報倘有中蠱毒者用硃砂辰砂野芝麻老蒜頭老生姜黄土六樣各等分先將一半放口内嚼片時吐出再將一半嚼碎咽下肚内即可不死又據平樂縣練總供稱曾誤吃有蠱人家飯食忽患肚痛曾經醫治先用苦練樹皮枇杷樹根嶺下白蘚三月拋根四樣各等分煎湯飲下再用烏桕樹根竈上烟煤二樣煎

水飲之待一個時辰吐出雞蛋一塊有血絲纏滿即是蠱毒所變盖因養蠱人家飯食有蠱蟲抓過毒涎流下誤食即致肚痛服此可救又吃飯用黄銅快子亦可解蠱毒詳細曉諭各宜知悉

一蠱毒名色查得蠱毒名類甚多各處不一今據陸金旺所供平樂昭平等處有蝦蟇蠱蛇蠱蜈蚣蠱三樣甚是利害又有一種巴豆蠱形如巴豆其毒更狠又有一種偷油婆蠱即名張郎蟲蠱中此

毒者三五個月纔死又訪得荔波思恩等處有一種油尖蠱形如黃蠟裝在荷包內下蠱之時掐些放在飯內或檳榔或烟內下得多者即死少者或十日半月或半年後纔死總之種類甚多俱是謀財害命之物今本都院所訪聞者有此數種曉諭共知用前方藥預防并臨時解救可免蠱毒之害此外若別有蠱毒及解救良方各地方官查明申報以憑一體查禁曉諭

一滅送之方素慣養蠱之人俱有觧法送法嗣後凡遇自首及查拿追出蠱蟲當堂騐明即令封固罐内依法遠送深潭以斷蠱毒之根又訪聞有養蠱日久寃纏相纏本人即有悔過之心無奈蠱蟲變幻攢咬遣送不去只得又去害人以養蠱蟲則是養蠱之人亦非盡有殺人之心奈家中傳留有此惡物不能斷絶又不敢聲張其情亦覺甚苦所以本都院開以自首之門令其得為良民令將封

蠱方法及送蠱滅蠱法語刊發該州縣存案倘有本人不能送滅之蠱申報到官自有神明之法斷絕根株為地方永遠除害

以上各條共宜凜遵該地方官身為民牧豈忍使愚昧者甘蹈刑戮無辜者暗被殘害務宜實力奉行勿得視為迂泛慎之毋忽

嚴禁唱歌示　　金鉷

為嚴禁唱歌陋俗以廣

聖化事照得夫婦為人倫之始風化之原若男女無別婚姻不正失羞惡之良心昧廉恥之大義則名雖為人實與禽獸何異自歷代以來嶺南諸蠻猺獞皆假託於盤瓠之後不知婚姻媒聘之禮每至春秋之月男女唱歌相悅苟合遂成匹配恬不知恥然在當時尚羈縻未盡開通聲教有所不及深山窮谷之中習成荒陋之俗彼既以異類自處則亦以異類視之而已今幸恭逢

聖天子在上教化興行無遠弗屆粤西各屬土民並猺獞人等喁喁向風漸知禮義其猺人子弟就學讀書通言語識文字者往往不乏是可進於衣冠之列以昭

盛朝德化之隆為從古所未有本都院撫粤以來素聞向有唱歌之習屢經示禁并諭地方官勤宣教化廣為諭曉務去此淫亂之風共臻禮義之化近年亦已稍減仍有未能盡除者固土人之舊習相沿

亦由地方各官不以禮義廉恥實力化誨之故也合行通飭嚴禁為此示仰撫屬漢土民苗人等知悉嗣後男女長大應當婚嫁之時必須父母為之主婚擇配尋媒説合遵例不用財禮繁文只照依本處土俗禮物先期聘定或男家迎娶成親或女家招壻入贅聽從其便不許仍蹈陋習縱容男女羣聚唱歌私相苟合以養廉恥之心以成風俗之美凡各鄉𡻕村寨俱有總目頭人該地方漢土各

官於宣講

上諭之期傳集頭目明切開導令其轉相訓誡務使家喻户曉知人之所以為人者在此禮義亷恥之防人而無恥即同禽獸土人雖愚必無有甘為禽獸者良由化導不週陷於無知故爾仍沿土俗今再申明禁令自必各為其子女早為擇配而唱歌之風可息蠻鄉僻壤均沐浴

聖化矣倘曉諭既遍之後仍有不遵者定將唱歌地方

之總目頭人并查男女之父兄一併責懲而漢土各屬官員之盡職與否亦於此區別矣

定三都告示　　金鉷

為曉諭事照得本院奉

命廵撫是方以除暴安良為先蓋兇暴不除良善不能安枕我

皇上至仁丕冐威徳遠孚雖四海九州之外悉貢悉臣豈容郡縣之近奸民抗背妄行查得馬平縣三四

都地方首惡韋光夏黎村首惡扶滔龍村首惡法鑒等不畏王法不納錢糧刦人財物搶人牛畜官府傳喚輙敢藏匿不出附近村堡盡受爾等之害本都院何難發兵進勦盡殺爾等以快此方百姓積憤以彰

朝廷大法但念爾等夥黨雖多其中實在為惡者不過光夏扶滔法鑒扶思扶勇數人其餘皆為迫脅從之輩爾等從前作惡始則狂妄無知繼則怕

拿怕捉漸至恃頑梗化安知爾等不有悔心若遽發兵進勦未曾諄切開導近乎不教而殺本都院心有不忍即如來賓縣之韋學祖石良玉等向來糾衆作惡擾害地方一經設法查拿俱皆俯首就縛現在身寄囹圄按法定罪雖有追悔之心此時已罹法網諒難保全身命又如上林縣六便村樊匡料父子同惡相濟惟以搶掠為事有羽翼可恃有險阻可憑拒捕抗官目無

國法經本都院會同督部院提督遣兵進勦盡行殄滅又如西隆州八達寨顏光色等惡貫滿盈尚不自悔恃險逞强公然拒敵及經調遣漢土官兵分路進勦該犯等身首異處妻子為戮此皆爾等所共知共聞者今爾等自為度量地勢何如六便村與八達寨之險羽黨何如樊李王與顏光色之兇若不趂早悔悟一旦調兵遣將長驅直入無異几上肉籠中鳥耳豈不可虞豈不可怕誰無父母妻

子到得此時實有父子不相救妻孥不能顧者則又可憐則又可慘爾等同為天地間人類豈果無知覺本都院查訪得二三四等都俱係馬平縣地方每年錢糧自應在馬平縣完納獨三都光夏等巧計行賄逃避正賦在遷江既非管轄而馬平又無額徵幾致三都地方不歸州縣管束是皆爾等之智巧詭秘如此獨不思尺土莫非

皇上版圖豈有不納正賦據占數十里之膏腴而得長

久無事者獨不思一民莫非
皇上赤子豈有不服王化抗違官長殺人拒捕而得免於誅戮者本都院為民父母豈能姑容爾等以長奸惡之風以貽善良之害況爾等為賊既畏官府擒拿又畏對頭報仇辛辛苦苦擔驚受怕縱能搶奪偷竊未必豐衣足食縱能一時冒險而稱快未必平日捫心而自安為賊滋味爾等嘗過多時有何好處亦思終何了局本都院仰體

皇上如天好生之心愛養黎元不使一物失所之意為此諄切曉諭開爾等一條生路全爾等一方生靈爾等宜及早思量無負本都院一片好心無疑本都院有半句誑語示到限一月之内悉赴該管地方官衙門自行投首聽候本都院分別開釋各為良民即使為首之人有應得之罪其妻孥子女必能邀免至於廹服脅從之輩當初本係無辜今既投首自然照行寛免即或首惡心多疑慮不敢到

官如同案之人有能將首惡拏獲解官者本都院不惟寛免其罪而且另行賞給如案外之人將首惡拏獲解官者本都院從優給賞即如八達寨顔光色案内有夥賊抱鈕抱金向為光色羽黨罪不容誅後悔罪自新謀殺光色光東到案之後並不追問抱鈕等前罪此現在保全身命之榜樣也若過期不首則是本都院雖憐憫爾等欲開爾等生路無奈爾等怙惡不悛是必自要尋死不然則是

爾等頑蠢無知不可化誨者不然則是爾等藐視法紀目無官長者夫藐視法紀目無官長與頑蠢無知不可化誨者皆可殺本都院言已竭矣心已盡矣惟有咨商督部院提督調遣官兵赴期進勦

四面攻圍

天戈所到不分玉石立成虀粉此時雖有好人亦有口不及辯本都院雖有好心必不能救爾等也

定通道鎮示　　金鉷

照得羅城縣通道鎮地方險僻猺獞雜處最易藏
奸現在奉
旨設兵防守蓋造營房久駐其地諒爾等必不敢復踞
巢穴公然抗違自速其死今據該縣稟稱估修營
房惟恐一面興工一面被爾等阻撓必須先事翦
除然後興工此皆爾等從前曾經為匪惡名彰著
雖近年以來頗知
王法並未有刲牛犂人靴禁之事似乎改惡從善悔過

自新矣然人究未肯信良由未嘗洗白賊名之故又從前地方官並未懇切開導勸諭則爾等雖欲改惡從善悔過自新實無一條活路出來洗白之故此爾等之心事本都院早已知之況實在為惡如潘志亮韋朝相已經拏獲外其餘不過黄光直韋社土韋社計韋扶振梁老五梁老六數人又訪得黄光直尚識幾字正宜及早洗心悛改可免刑法且爾等惡蹟已隔多年自本都院到任以來未

曾見爾等為惡為此特行懇切勸諭冀爾等悔悟猛力自新限示到三日内速赴該地方官衙門投首聽候本都院分別開釋各為良民大凡做事須要到底惟做賊不可到底即如八達寨之顔光色六便村之樊李王久經勦滅近日之鄧横等寨現在征勦此做賊到底之榜様也又如三都之韋光夏等本都院諭到彼即自行投首今寛免其罪安然得為良民此做賊不到底之榜様也爾等所共

知共聞者爾等宜及早思量速聽本都院一番良言深信本都院一片好意勿復怙惡自干法網況通道鎮地方千里村庄居民老幼以及婦女不下數千餘家皆係無罪好百姓若因爾等五六人不肯改惡從善以致官兵進勦不分好歹盡行殺戮則此數千餘家好百姓之性命係爾等五六人害之是爾等五六人實為數千餘家人之寃仇恐通鎮之民亦必不肯饒爾等也今本都院與通鎮衆

百姓約如黃光直等三日後不行投首許該村民無論案外案内擒拏黃光直韋扶赧梁老五等到官本都院重行賞給如半月之内並無擒拏之人則通道村民胥不知有

王法不聽本都院勸諭矣本都院立即發兵盡行勦滅無悔

嚴鄉練示　元展成

為嚴鄉練之選以裨政教以善風俗事照得鄉練

之設為一甲之領袖作愚氓之眉目凡有盜賊發覺必於鄉練究其踪爭訟曲直必於鄉練徴其實以化民伏暴之權而分寄於村民里老即周禮閭師里長之遺制非苟然也故必擇言行足以服人强幹足以任事者為之則一里中有互相爭鬭者彼必曉以利害使之安分守法有突遭强竊者彼必盜加邏訪使之不能潛藏假令一里如是各里皆然總諸里而計之闔州闔縣皆然仁讓成風夜

不閉户為牧令者不於此收政簡刑清之效乎乃近來有司不講求為治之要視區區鄉練不過以甲賤之民充奔走之役罔察其居心之邪正罔論其才力之短長或憑庸劣紳衿一紙公呈或據奸貪胥役同聲稱許漫無選擇隨手票發所任非人百弊叢起愚懦者為衆人所狎侮言不見信行必見阻遇有盜賊不能協助捕役緝拏奸邪者往往妄作威福魚肉小民見事生風唆詞挑訟甚有遂

其所欲即實在盜賊亦故縱脱逃心所素嗔即守分良民亦妄行誣陷者比比皆是本司莅任半載確有見聞揆厥由來非蚩蚩鄉練之罪而該地方官不知鄉練之設實有關於政治平日漫不留心之罪也合行通飭為此牌仰該府州縣官吏一體遵照牌内事理各宜實心查察現在鄉練之不堪任者盡行革退務選言行足以服人强幹足以任事者充當且每月必嚴加考驗如果能努力奉公

使該里甲無兇暴之民亦無盜賊之患地方官宜加奬賞以示鼓舞若作奸犯科背公狥利宜立拏重處以示儆戒仍於年終造具清冊註明各鄉練姓名住居及一年内賞罰有無字樣並更換緣由呈報本司以憑查驗倘視為具文奉行不力一經查訪必行揭參

詳文

詳革博白陋規各欵　呂猶龍

竊照粤西天末地瘠民貧兼之瘴雨蠻烟官斯土者率多因循舊習茍且成規獨不思普天率土莫非王臣凡一飲一啜皆係民膏民脂居官一日即有一日之責任豈可繫身家於分内置民隱於膜外哉畀職兼攝博篆留心體訪稔悉民艱擇其萬不可緩急當革除者臚列於後仰懇批允鐫石永

禁

一現辦宜盡革也博邑陋例通縣按米分作十排

每年一排輪當現役無論米數多寡每米一石繳
銀四兩名曰公務後至加作兩排協當名色民不
堪命矣即就本年而言應值五排輪役總計共米
七百八十七石有零内除紳衿優免一百餘石外
尚餘米六百八十餘石該繳銀一千八百餘兩内
實用餅糧水脚等項五百餘兩其餘皆作交接禮
數及答應往來差使今各臺俱屬清廉仁愛而奉
差各役亦遵功令不敢需索則此項餘銀開銷何

地若以兩排計算每年可得五六千金敢請將觧糧水脚必需實數歸於正項隨納或令里民自觧其餘浮數盡行禁革

一鹽餉宜定額也粵西鹽政率皆官徵自顧考成如拘成例招商銷引不但官受參罰併國課必不能完即如博邑兩載之商引鹽未拆業將前令題叅在案甲職署事屢遵揭示招募皆以兩年積逋未清畏不敢認而博邑紳民又謂地近高

廉鹽價頗賤現在食鹽每觔不過伍釐陸釐若一招商定照部例每觔須價一分七釐再加運費商本則非分九二分難足埠用紛紛具狀公舉上商顧助完折兩年引餉查博邑東西兩餉額引七十四道五分奉文一引改作十引計小引七百四十五道共該餉銀九百一十三兩有零總計折引領票水脚觧費以及諸項規例不過一千二三百兩足供料理前經派至三千民力幾何敢請酌賜批

定餘派革除

一銅觔加派宜減也每年部文取解本色銅觔按縣分之太小隨米均派博白應解黃銅五百八十二觔該照米均派貼解費銀五十八兩二錢前經加派五百兩幾至十倍自卑職到任亦經照前憲均定數目派解矣竊恐法久弊生敢請批定

一東壚墟稅宜革也博邑向有㭉木沙河江灘三處小稅年例額解藩庫稅銀一百二十兩因遭兵

燧之後江灘居民逃散墟場已廢正額不敷經歷任將龍潭陰橋兩處小墟收補而東墟附近縣城雖屬富庶逢墟不過本地鄉民抱布貿絲以無易有亦被編入抽收之列敢請批准永行示禁

一年終墟租宜革也博邑地方遼濶各村俱有墟場歷任於年終責令村長每處收銀四五兩不等名曰墟租不必起觧留作私囊雖為數無多率皆民力敢請批定

一牌脚費宜革也博邑陋規凡遇一事不拘大小差票俱有牌脚使費通邑三十三圖一差管催新糧凡有舊欠將完新糧將徵之際户房送票即搭差役姓名批准後每票一張繳銀五六兩十數兩不等官得一倍於役役索十倍於民上下相沿其來久矣甲職亦經示革敢請批准

一換票規例宜除也博邑設有會總練總鄉長狼總等輩名曰頭人例給照票約束地方凡遇新官

到任呈繳舊票請換新牌例送承管銀六兩八兩以及十二兩不等率以為舊例如此試思此輩窮役此銀從何而來要亦派之里民耳敢請革除庶免假公濟私之擾

以上七欵早革一日則民受一日之賜民省一分則多完一分之餉酬

國必先裕民裕民必先削已此卑職微吏之愚忠伏乞憲慈察照准行其惠澤所濡非特羣黎一時一

世已也

疏通錢法詳文　　元展成

為疏通錢法以籌

國計以利民生事竊以制錢為

國家之寶利於流通查粵西僻在邊隅夷多漢少所用之錢種種各異除制錢外並用舊鑄京墩及青銅桂字黄銅古字紅銅廣字黒銅雜字諸廢錢積習相沿屢禁莫改近奉督憲撥運雲南省所鑄制

錢搭放粤西通省兵餉無非欲制錢流行遍布法至善也惟是每制錢一千定價銀一兩及發給兵丁轉易於商民則非一千一二百文不能易銀一兩所以然者雜錢行使既久市井愚氓山村猺獞止知雜錢之便爭相兌換其價日增而制錢尚未流通其價日減現在滇省制錢源源轉輸粤西藩庫陳陳堆積兵丁不免虧折之苦搭放亦有扞格之憂茍不即為變通恐非所以籌

國計而利民生也為此合行詳請於本年徵收耗羨或銀或錢聽民輸納後此徵收地丁錢糧多者仍納銀兩若由幾分以至二錢以內者准其持制錢交納其火耗以按銀數加收至於徵收之制錢或全解藩庫或留於該府州縣就近搭放兵餉又在因地制宜難於執一如此則凡有錢糧者皆以納制錢為便莫不重視制錢而雜錢漸為無用之物即市井奸商平日販雜錢以射利者民間既不允

換亦將廢然自阻不用别行嚴禁而雜錢必日散月消且以貯庫之制錢放之於兵兵得以交易而布之於民民得以完賦而仍輸之於官上下流通循環不滯兵民共賴交易無窮不獨可以疏通於一時似亦可以推行於永久矣

酌議三𤈠龍門事宜詳文　徐嘉賓

竊照慶遠一郡屬在萬山之中民居其一二狇狣狑狪猺獞六種苗蠻居其七八古之所稱狪蠻即

其地也苗族獷悍尋仇搆釁野性好殺最稱難治
而宜山縣屬南北西三巢龍門司與附近府城之
清潭南鄉河池州屬之平林一里思恩縣屬之都
亮鄉天河縣屬之福禄里皆强横不法較他處為
尤甚今福禄里自甲府到任捐費千金設法購線
調撥土兵擒獲元凶莫東旺父子同黨十數餘人
又將清南四里詳歸宜山縣縣丞管理均蒙具
題輯寧兩載有餘即平林都亮三巢龍門一帶惡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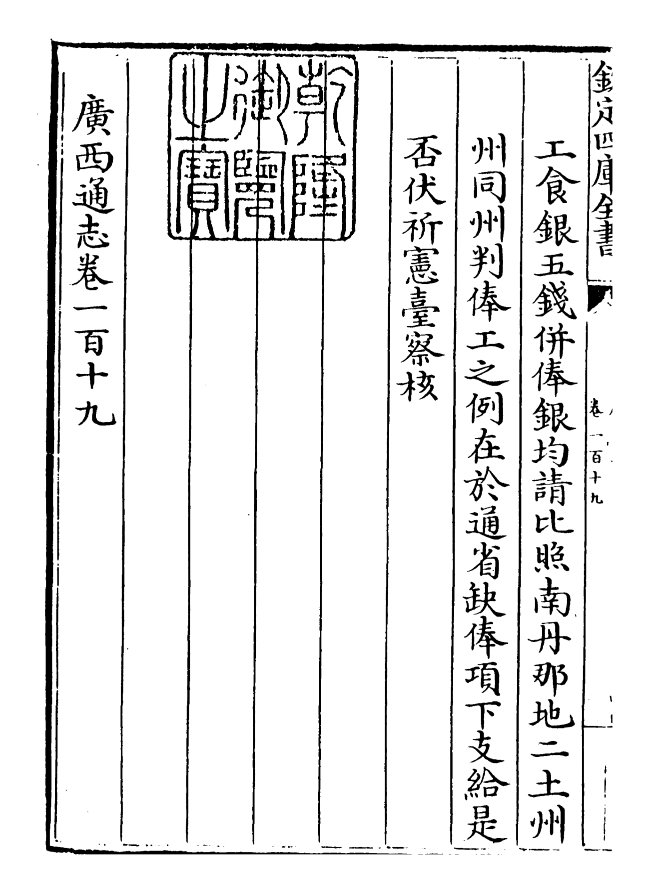
亦知斂跡不敢復肆刦奪但三巢龍門平林都亮綿亘二百餘里三巢與龍門山勢險惡易於藏奸蒙憲明鑒萬里檄飭嗣後三巢殺擄案件責令南丹東蘭那地三土州土兵合力擒捕又據德勝鎮士民公稱三土州住居寫遠與其協緝於事後何如預防於事先請照宏治年間將三巢分隸南丹那地東蘭三土州調撥土兵把守要隘查給兵田以土治土之例竟令三土州照依分定地方撥兵

駐防等情隨查三巢距三土州果屬窵遠離德勝鎮二十餘里遇有殺擄之事飭令撥兵擒捕各該土州敢不遵依但蠻獞狡猾事發調撥土兵未免曠日持久兵至該村則相率遁逃兵退之後仍聚為害合毋仰請竟令南丹州調撥土兵一百名東蘭州調撥土兵一百名那地州調撥土兵一百名委員踏勘形勢在於要隘處所分佈駐劄比照官兵貼防之例一年更換遴選謹慎頭目帶領聽本

府同知并德勝鎮巡檢調遣巡防專管彈壓督緝首惡蠻黨一有警息立刻應援不待犂庭掃穴而附近之平林都亮亦可攝服其心兇黨自消至於明季兵田迄今百十餘年或經報墾或經荒廢難以稽查且恐滋事查土兵土司原係給有兵田再於駐劄之所撥給山地自行墾種幫補飯食似屬兩便德勝巡檢實為要缺原設弓兵八名不足以資巡查懇請添設三十二名以足四十名之數庶

幾巡查無悞盖添兵則糧餉費多添役則工食有限而捍禦皆有禆益者也又龍門司地方與三巢永順土司接界亦係宜山縣管轄白牙馬欄古東古栗楓木十字等村苗獞恃險負固盤踞作奸勾結為非不可勝指從前設有土舍彈壓地方催收錢糧令土舍鄧印綬懦弱不能緝拏賊盜請將印綬改為土目添設巡檢一員帶領弓兵四十名徵收錢糧外委一員帶兵二十名兼同巡檢督率土

目分遣土兵巡查地方如遇賊黨構釁不法即便
擒捕解縣究處而苗蠻不致有勾結為非之虞矣
同知衙署現在委令宜山縣會同經歷司估計俟
估定之日移往德勝地方建造其龍門司巡檢印
信懇請鑄給其衙署營房應請一併估計動支公
項建造其兵丁在於協標抽撥分防又德勝司添
設弓兵三十二名新添龍門司巡檢一員應設皂
隸二名馬夫一名及弓兵四十名每名每月賞給



工食銀五錢併俸銀均請比照南丹那地二土州州同州州判俸工之例在於通省缺俸項下支給是否伏祈憲臺察核

廣西通志卷一百十九